

清月总觉得丈夫的死和自己有关



黄梵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这是一个当下的底层故事。主人公陈小楠父亲病逝，母亲清月独力支撑着贫寒之家。母性及挣脱底层的愿望，使她为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而苦苦挣扎，她前往远方的亲戚家筹集儿子的学费，这个屈辱的过程，牵引出一段隐秘、久远而浪漫的往日故事，曾经晶亮的年华，探照着现实的灰暗和哀伤……而清月唯一愿望所寄的儿子，却在青春的躁动中不能自拔，反抗，叛逆，毫无良心地消耗着青春，消耗着清月的母爱。两代人的错位，看起来弥合无望，母亲脱离底层的所有渴望，就仿佛远方一道迷离的风光……

烦恼人生

丈夫死后，清月辞去了医院的工作

清月被迫退休了，理由是她老了。她周围的世界马上换了样，丑恶可憎不说，糟糕的是劝退之事永久地损害了她的自信。从一大清早起，她就得去各家职业公司排队挂号，与那些对城市怀着狂妄希望的乡下打工妹，一同争夺粥少僧多的保姆职位。刚开始，没有哪个雇主深知她的为人，这样她命运的路就走岔了，很长时间她只能被医院招去做护工。得病的人十有八九心里不爽，稍有不适便劈头一顿责怪，弄得她成天心里惶惶不安。病房里到处都是疾病的威胁，她可不能满不在乎。不过她每天忽悠悠走进家门时，有些担心只能埋在喉咙里。疾病传播的秘密，医院不会对护工透露一个字，逼得她只能警觉留神。

到她退休后的第一个冬季，死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一个难以自卫的人：清月的丈夫！一旦找到，就与他纠缠得难分难解。他是在酒足饭饱后聊天时倒下的。文质彬彬的岳父送了他一瓶酒，他尝了尝，味道不错，倒进小碗里多喝了些。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他靠着清月的胸口，感到生活还远远没有终结。此时，清月高大健壮的身体里却藏着内疚，她想一定是自己把什么病菌带给了丈夫。在气氛肃杀的抢救室里，他的生命一直忽明忽暗，闪烁不定。医生被他的病症弄糊涂了，是肾和肝等器官的综合征。这个病明显高出医生智力的峰顶，对已经陷入情绪深渊的清月，他们只能给予同情。平时神气活现的丈夫，不到一周就缩得像个无助的婴儿，再后来脸色惨白，经历了无数次的昏迷。等到

有一天他突然苏醒，想对她说什么，偏偏她回家照料上学的儿子去了。医生说，他喉咙咕哝了半天，见家人不在身边就死活不肯说。清月从此理解了什么是挤在牙缝里的秘密。他等了很久还是向她透露不成啊！清月不能原谅丈夫死的时候，自己不在病榻跟前。这把内疚的锤子在出殡之后，是越敲越重了。

有一天，咄咄逼人的梦境吓了她一跳，梦里映现出轮廓模糊的丈夫，他默默望着她，突然迸出半句话来：“儿子，儿子……”。梦里的只言片语，叫她的一天都过得混乱，她在几乎疯癫的狂想中，捕捉到话里暗藏的危险。是的，她不能再眼睁睁看着病菌在她家里悠然行进，为了儿子的健康，她必须换一份工作。

春节就要临近，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去辞职。她一向知道护士长的严厉，她异常冷的表情把护士长惹恼了，“这么说，你已经有别的工作啦？”“哦，还没有，我觉得回家休息一下也挺好。”护士长诧异地盯着她的眼睛，极力控制住自己：“你真这么想？过节这边正缺人呢。”

清月不得不让自己歇上一会儿才开口，“我在医院呆腻了，想换个环境……”清月的话把护士长给镇住了，过了半晌，她才说出半是遗憾的话来，“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，可能你是对的，看来这边是留不住你啦。”

母亲没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

父亲合眼死去的那一刻，我正在其乐无穷地打篮球。那天，我似乎不想弄清父亲躺在医院会发生什么事。听到马林叫打篮球的召唤，我拔腿就去了。

那样的黄昏，闪耀着金发似的霞光，叫人有赖在场上不想走的魔力。当我精疲力竭地打开家门，马上意识到自己失策了。母亲不动声色地站在屋内，一股不满的情绪正把她的脸颊灼得通红。

也许我往日的所有过错，那刻一齐挤上了她的心头。母亲跌倒似的一屁股坐进光线较暗的角落，声音轻得像用指甲轻弹瓷瓶：“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本来她是迎着光线的，脸上的怒纹像是铁打的，等到她坐进黑森森的角落，她的脸已经被阴影遮得柔和了。若在往常，她一定会流泪嚎哭。她说一开始并没有不相信我，偏偏找饭盒盖子找来找去，才发现挂钟的分针过了我回家的钟点。接下来她心里就不乐观了，看着太阳缓缓下落，她有了一个预感：我一定又被她担心的那帮痞子拖去打球了！于是，她把照顾父亲的事立刻停下，满心愤怒地在客厅里候着我。

“怎么着？又堵车了！！”

我没说堵车也没说没堵，只是低着头后悔自己的疏失。她等着我从嘴里吐出一个个痞子的名字，然后用湿润的泪水再把我心洗刷一遍。她的眼泪配上皓齿闪的唠叨，最能耗尽我的力气。我知道，到了万不得已，只有胡编乱造说有一个优生也在场，她的脸色才会有所好转。那天，我每每从准备好的托词里掏出点什么，她就拖长尾音问道：“真是这样的？”“这回你没撒谎吧？”直到天变得漆黑了，她忽然想起在为活着苦苦挣扎的父亲，审讯似的谈话才算结束。

那天，父亲盼着母亲去医院，就像瞎子盼着光亮。等母亲暂时饶了我赶到医院，父亲像

一张硬冷的床板给搁进了太平间里。那天，我确实糟踏了母亲的心愿，她错过了与父亲告别的最后机会。等我被叫到医院，只见到父亲脸上残留的一丝痛苦。我不知所措地在尸体边上呆着。母亲抽噎在哭时，我气恼自己居然哭不出来。

“真他妈够呛！”我知道亲戚们都在看我会悲痛成什么样子，就在众人的泪水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时，一直沉默不语的外公拍了下我的肩膀，“你晚上熬个夜吧，别叫你妈守灵了，她也快要倒了。”

我见识了马林的大胆

在镶着塑钢窗户的太平间里，起初有许多亲戚陪着我。一双双眼睛像没有灯罩的灯泡，到处留意着地鼠的可能踪迹。等到走廊被凄凉的宁静慢慢吞没，亲戚们纷纷用手拾掇一下父亲的衣服，然后迈着重沉沉的脚步走出了医院。不一会，父亲身上盖的白床单像闹鬼似的摇动起来，等到弄清是一股股风在作怪，我忽然觉得走廊的黑旮旯里隐着令人生疑的响动。我往响动处每走近一步都很费劲，双手抖得不行。最后，我也不理会家人叮嘱的那一套了，连忙跑到医院门边的小卖部，打电话死活邀来了胆大的马林。

马林睁大眼睛把我父亲看了好一会，他越看越有兴致。隔着那层渐渐渗出体液的白床单，他辨认着我父亲的脸、肚子等。看罢他咬紧牙关说，“你最好站到外面，你父亲正在变形呢。”的确，仔细一看，父亲腮帮消瘦的脸和干瘪的肚子正把白床单往上隆呢。凭良心说，太平间修得不能说不算好，白瓷砖像贴浴室一样贴到了天花板。

板，可是再亮晶的房子给尸体一搁，活人也觉得这房子坏了，晦气了。可是马林呢，在太平间里边转悠边说长道短，完全不理睬屋里会有什么晦气。大概这就是他被生前颂扬和感恩的勇敢气度吧。起码，那天我见识了他的勇敢不是假货。

以前我总嫌父亲太瘦，那晚他在白床单下面却胖了起来，胖得叫我毛骨悚然。砖色的体液不停地从床单下面渗出来，叫我的胃泛起了阵阵呕吐的感觉。马林偏偏一寸一寸揭开床单，查看已变得奇形怪状的尸体。他甚至采取了一个笨拙的措施，从兜里摸出一沓纸巾，一会垫在出水的脸上，一会垫在出水的肚子上。接下来，他的动作简直叫我一阵昏眩，他居然用舌尖舔了舔粘着体液的手指，正色地说：“我知道你爸今天吃什么了。”

“别说了，我不想知道。”

“掺啊，”他瞥了我一眼又自顾自地说，“只有一点葡萄糖和盐水的味道。”

后来我退到门口，望着他在太平间里呆了很久，直到他结束了对尸体发疯般的兴趣。

一走出太平间，他就显出了轻薄的劲头。他对着墙壁，一泡尿就像一瓢泥水，在雪白的墙上浇出一片黄乎乎的印子。他心安理得地忙完这件事，马上总结道，“看着你父亲要腐烂的样子，我更爱自己的命了，活着多好。”接着他像探明人生底细似的，顽皮的笑纹又在脸上蠢蠢游动起来。当然，随后的一小时里，衬着那一派庄严肃穆气氛的，是我和他胃里不停地发出的咕咕的叫声。

见两人饿得十分可怜，他转身关上门，兴高采烈地提议上街去吃馄饨。

一家神秘的公司找我跟他们合作



郭小三著
云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都市小说

一个叫肖玲玲的女孩找我

呵呵。我是香港伟通集团的客户代表肖玲玲，我们公司是从事电子制造的，以前一直给一些国际大品牌代工生产，索尼、苹果、三星等国际知名公司都曾是我们的客户，近期我们打算在内地推出一款自主品牌的手机，想和贵公司商谈一下广告宣传推广事务。

我兴奋不已，最近真是好事连连啊。我说：绝对没问题，我们公司实力雄厚，政府指定的合作广告公司，不知道您何时有时间，可否当面谈谈？

肖玲玲停顿几秒，说：这样吧，明天下午三点，您到我们公司来吧，先初步协商一下。

我说：好，明天下午三点见，再见。

挂了电话心中自喜，让秘书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资料。原来真有这么一个公司，香港独资企业，专业从事消费类电子产品生产，年产值数十亿，近年来有意向内地发展，并开发自主品牌。网站上面的公司远景还写着豪言壮语，争取未来五年内超过富士康，成为全球第一的生产制造商。

伟通集团在福田新商业中心岗厦的一座大厦二十六楼，停好车，上楼，前台小姐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，我抬手看了一下手表，早到五分钟。前台小姐把我引进会客室，然后倒了杯茶，说：您稍等。我打量了一下四周，看来这家公司实力果真雄厚，会客室都那么大，并且装修得这么豪华。

大约三分钟左右，一位身穿黑色职业装的女人走了进来，她说：你好李总，我是肖玲玲。我起身握手，惊讶这女人怎么这么年轻漂亮。外表上看最多不超过二

十五岁，当然只是从外表上估计，现在的女人实际年龄到底多少，恐怕除了她本人，谁也不知道。瓜子脸丹凤眼，让人看上去觉得很舒坦，心里没有来由地波澜汹涌。

肖玲玲在我身边坐下，她说：李总，早闻贵公司大名，没想到老板都是这么年轻帅气。

我说：哪里哪里，过奖了，都是朋友给面子。

别谦虚了。我们谈正事吧，对于我们公司，相信你也了解了一些。肖玲玲说：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吧，我们公司注册资金两千万美金，客户遍及全球，但前不久老总因为某些原因下台，很多股东撤资，新上任的老总出资重新组建了伟通电子集团。近年来内地电子消费市场快速崛起，因此我们打算进军内地，除接受OEM订单生产外，还研发自主品牌，同时我们也了解到，内地的电子市场现在竞争激烈，如果没有好的推广，恐怕很难打开市场。

我听了频频点头，说：肖经理分析得很对，现在内地的电子市场鱼龙混杂，竞争已到了白热化阶段。就拿深圳来说，除了国际知名的大企业，还有数以千计的小山寨工厂，他们随便租个民房，雇十几个工人，就能组装手机MP3等这类电子产品，价格理所当然比一些正规厂商要便宜很多，这些行为更加严重地扰乱了本来就脆弱的电子市场，政府虽然一直在努力查处或禁止，但效果实际上都不太明显。

肖玲玲报以欣赏的目光，说：李总不愧是做广告的，各行业的市场了解得这么透彻，让我这位做市场的自愧不如啊。你的见解和我们公司原本协商的方案基本一致，看来这次没有找错人。

我说：肖经理，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？

请问。

我说：深圳这么多知名的广告公司，为什么贵公司会看上我？

肖玲玲诡秘地笑了笑，说：这个嘛，现在不告诉你，等以后时机成熟了，你自然会知道。

我说好吧，那就不再多问。

我接到一份一亿三千万的合同

约了几次伟通电子集团的肖玲玲，她的语气总是不冷不热若即若离，似乎想故意吊我的胃口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女人的心思永远比男人复杂一万倍。在商业战场上，一个男人，轻易就能被钱、被女人、被名车豪宅古董字画所征服，但一个女人，你永远不知道她想要什么。

等待是最漫长的绝望，绝望是最完美的等待。庆幸的是，我并没有绝望，肖玲玲在一天下午打电话给我，说：方案给上面的领导看了，基本上满意。

我说：谢谢你，肖总，由衷的感谢。

肖玲玲说：不用谢我，这是你付出的回报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次我们在亚太区的广告推广上的开支预算是一亿三千万，恭喜你！

一亿三千万，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人都心动狂喜的数字，除非你是李嘉诚和盖茨。我不能不激动，不能不高兴，如果真是一亿三千万的标价，根据本行业大概三成的利润，我就有三千多万人的入账。

肖玲玲说：你可别先得意过头了，我们老总想约你见个面。

我说：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定时间地点吧。

好吧，那就明晚八点，地点

我再通知你。

一亿三千万，让我激动了一整天。顿时看什么都顺眼起来，脑海里想的全是有钱后难以形容的感觉。

七点四十分的时候，我赶到指定的咖啡厅，掏出电话，告诉肖玲玲我到了，肖玲玲说路上塞车，让我等一会。大概八点十分的时候，肖玲玲到了，依然是一身职业装，面无表情。肖玲玲掏出初步协议给我，我看了一眼，说：基本没问题，可以签字。

肖玲玲说：那就签了吧，我们老总从香港过来，刚过关口，一会就到。

我掏出钢笔签了字，坐在那里突然觉得无聊，空气中有点尴尬，肖玲玲看着窗外汹涌的人潮，我心里怦怦跳了两下，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似的。

仿佛过了良久，肖玲玲起身去洗手间接了个电话，说：李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老总换了地方，跟我走吧。

肖红进了医院

我和肖玲玲起身出门，按照肖玲玲指的路开车前往。行驶到一路口，车塞得严重不堪，比蜗牛还慢。我心烦意乱，手机突然响起。

喂，你好，你是李镜吗？我是深圳人民医院的，你的妻子发生了车祸，现在在我们医院，请你过来一趟吧。

我心头一怔，顿时脑海空白，像被谁用棍子狠狠砸了一下，三秒钟后我醒悟过来，肖红！医院！车祸！

我说：肖玲玲，你下车吧，我有急事。

肖玲玲说：怎么了，我们老总可是特意约了你的。

我说：滚啊，下车，这单我不

做了。

肖玲玲看着我莫名其妙，一脸不解，只好起身下车。我看着前面排起的车龙，猛打方向盘，冲上匝道，撞翻了一个摆小摊的小贩，但我顾不了太多了，肖红，此刻我心里只有肖红这个名字。

我恨这破车不能变成飞机，猛踩油门，连闯红灯，一路赶到医院，对服务台的小妹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说：快……快带我上去，肖红，我是肖红老公……

二楼的重症监护室，肖红脸色安详地躺在洁白的病床上，看不出任何发生车祸的征兆，医生拦住我，说：正在进行抢救，你不能进去。我歇斯底里地喊道：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啊……

我猛然跌坐在靠椅上，泪水哗地往下流，心中仿佛煮沸的开水，无法平静下来。不一会，一位医生进来了，说：谁是肖红家属？

我起身，医生走到我面前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节哀顺变吧。

我眼前一黑，仆通晕倒在地板上。完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肖红，肖红，我的孩子，你们怎么忍心就这样离我而去？我强忍着悲痛，用手扶着墙，一步一步走向监护室，那十几米的路，仿佛万里长征那么漫长，仿佛是人间到天堂的距离，肖红正躺在床上，抱着婴儿对我笑，说：李镜，过来啊，孩子出生了，过来看看……

我走到床边，肖红脸色依旧红润，仿佛睡着了，我不忍心打扰她，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床上，落在她脸上。我拉住肖红的手，说：乖，你睡吧，我会守着你的。

医生上来劝我，我发疯似的把他们推开，紧紧地抱住肖红，放声大哭。这一生，真正意义上，我只哭过两次，一次是我出生的时候，是我妈告诉我的；第二次就是现在。